

□孙涛

高密市博物馆藏有王联璧墓志铭两块，上为墓盖，下为墓铭，墓盖文字为“皇清诰授通议大夫晋授通奉大夫三品衔在任候补道贵州黎平府知府王公墓志铭”，墓铭是他的生平。这两块墓志铭的入藏经历颇具传奇色彩。

王联璧（1848—1908），字星瑞，号蓝生，清代高密城律村人，祖上徙居县城西南崖，临小康河而居。光绪三年（1877），王联璧得中二甲进士，授刑部江西司主事，历任御史、刑部郎中、浙江道监察御史、遵义府知府、贵阳府知府等职，官至贵州黎平府知府、三品衔在任候补道。其为官亢直敢言，亲力亲为，在任积极兴办学业，赈灾恤民，“所至有声，为大吏倚重”。今遵义县龙坑镇龙坑牌坊上存有他题写的柱联：“举毁究乌，容德本阴行，始信立心如石；褒加来凤，让善通圣鉴，良田济物挥金”。王联璧与潍县状元曹鸿勋交好，存世有二人来往书信，曹鸿勋任职贵州时，二人又成为上下级。王联璧任黎平府知府时，因积劳成疾卒于任上，家人迎棺榇回家乡，葬于南隅王家老莹（今高密市崇实小学附近）。

1958年，王联璧墓遭破坏，陪葬品被抢劫一空，两块墓志铭也被挖出，随意扔在旁边的空地上。后被南关一傅姓人家运回自家平房，放置于茅厕边上当垫脚石用，这才使它平稳地度过了特殊年代。

上世纪80年代初，高密政协委员李子祯来傅家串门，上厕所时发现了这两块墓志铭。李子祯家住高密城西南门里，世为书香世家，革命先驱刘冠三幼时曾在他家伴读。上世纪初，李子祯在高密火车站开设“惠发棧”货栈，并担任高密县商会候补执行委员。日本占据高密城后，李子祯关闭货栈，闭门不出。当时伪县长万闾民祸害百姓，民怨四起，李子祯受商会领导李初千的委托，赴省城告状，回县后遭到万闾民的毒打，众人人为之求情方避免了杀身之祸。不久后，省城经调查撤掉了万闾民的县长职务，全县父老无不拍手称快，李子祯可谓居功甚伟。

李子祯和王联璧幼子王会昌为儿女亲家，其孙女又嫁给王联璧孙女之子，两家世代姻



王联璧墓志铭

亲，故看到这两块墓志铭后十分激动。当时，李子祯已80多岁，体弱多病，但不顾家人劝阻，买上火车票独自到北京，拜访王联璧在世最年长的孙子王宝策，与之商议如何处理这两块墓志铭。经过两位老人的商议，李子祯回乡经多方协调，将两块墓志铭捐给高密县文管所（高密市博物馆前身）保管。

高密市博物馆尚藏有王联璧所用官皮书箱一件，原为李菊芳（李子祯孙女、王联璧第四子王会昌外孙女）所有，系其外公留给她的遗物。李菊芳将此官皮书箱赠于高密市夷安文化博物馆展出，后考虑到高密市博物馆藏有王联璧墓志，高密市夷安文化博物馆代将此书箱捐赠给了高密市博物馆。官皮书箱内部的商标上带有贵州商号等文字信息，印证了此官皮书箱确实是王联璧在贵州任职期间所用无疑。



一树花椒 半瓶智慧

□彭姝

童年的记忆里，每年七八月，老屋旁的花椒成熟时，母亲就会带着我一起摘花椒。刚摘下来的花椒，清香扑鼻，新鲜无比，炸出来的花椒油那叫一个鲜香！

花椒树种在巴掌大的自留地里，个头比成年人高不了多少。夏天，花椒树枝繁叶茂，深绿色的小叶子掩盖住密密匝匝的小刺，仿佛在随时提醒你娇柔的外表下面也该藏有一些锋芒。就在这些锋芒之间，一串串挨挨挤挤的果实闪着油亮的光，不张扬，也不怕生，慢慢成熟，各自饱满。这个季节是花椒树一年中的高光时刻，这片自留地也因它添了别样的风采。

夏日的风里裹着热浪，也浸着花椒独特的诱人清香。一日又一日，花椒浓郁的香味在空气里兜兜转转，很难不让人起贪念。古有“王戎不取道旁李”，今日路边的花椒树，却是常常“招蜂引蝶”，路过的邻里乡亲，无不驻足看上两眼，摸一摸，闻一闻，再顺手掐几串放进背篓里，一时间所有的燥热似乎都随风飘散了。若是母亲亲眼见了，她只是笑笑作罢，有时还会说：“轻一点，枝条太脆了，别折断了扎着手……”

母亲不急着手摘花椒，要等向阳的花椒完全成熟，透着暗红的光泽，再慢慢炸开露出黑亮的籽，而背阴的花椒也渐渐披上青褐色外衣的时候，母亲才会叫上我一起摘花椒。我们拿上两个圆圆的簸箕，一个装红花椒，一个装青花椒。母亲小心翼翼地伸手捏着花椒的蒂，缓缓一转，一串花椒就摘下来了，再轻轻放在簸箕里。母亲的动作异常轻柔，生怕打搅了这些小家伙的美梦似的。不一会儿，两个簸箕里都堆起了小山丘一样的花椒，恍若一座金山和一座银山。我耐不住性子，花椒树被我扯得东摇西

晃，手刚触到花椒，就恨不得马上拽下来。可花椒们的脾气比我还倔，我不仅没有摘到花椒，手还被刺扎了，疼痛瞬间蹿上来，麻意紧随其后，从我的指尖往掌心爬，像有无数细小的电流在皮肉里游走，那滋味实在难受。母亲赶紧放下手里的花椒，一边握着我的手帮我挑刺，一边嗔怪道：“摘不下来的花椒不能硬揪，你较真，受伤的就是你！”

我悻悻地坐在旁边看着母亲摘花椒，阳光在花椒树上嬉戏，也在母亲的银发里探寻。探寻那些房梁漏雨、锅里无米的日子，母亲是如何把她的几个儿女健健康康养大成人的？探寻那些怪病缠身、昼夜咳嗽的痛苦里，母亲是怎样微笑着熬过来的？探寻那些人生十之八九的不如意，母亲是怎样郑重其事地接纳，又风轻云淡地释怀的……突然，一根花椒枝死死地拽住了母亲的衣袖，我正要起身帮忙，母亲柔声说：“把所有的结慢慢解开，轻轻抽开手，衣服就不会破了！”阳光从母亲的银发上跳开，带着所有的答案雀跃着去远方了。

摘完花椒，母亲把完全成熟的放在院子里晒干，把黑亮的籽去掉后就可以拿到集市上卖了。用没有爆开的青褐色花椒，母亲炸了大半瓶花椒油，吃面条时往碗里滴两滴，霎时，醉人的麻香味顺着热气往上蹿，钻进鼻孔，味蕾已经开始舞蹈，鲜、香、麻、辣、醇、暖……五脏六腑都觉得舒服。这半瓶花椒油，够全家吃上大半年，那些日子里都裹着温暖的浓香。

母亲离开后，我再没有品过那么鲜香的花椒油了，那味道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底——就像这平凡的日子，不顺心时不较真，幸福快乐时慢慢品，如此，美满便一直萦绕心间！

竞争还是“内卷”

□张希良

这两年，朋友相聚，经常会听到那句感叹：“卷啊卷，简直太卷了！”

当初听到这个“卷”字，让我联想到的是“煎饼卷大葱”——把原本舒展的东西，紧紧裹成一个卷。后来，上网一查才知道，“卷”即“内卷”，是当下极热的一个网络用语，意思是指过度竞争引发的内耗状态。

人人加倍努力，反陷“不得不卷”的恶性循环之境。这恰如剧场中的人：本可安稳静坐欣赏，前排有人站起来，以求更佳视野，后排无奈随之起立，最终全场站立，人人疲惫不堪，视野反而不如从前——尤其矮个子，更是苦不堪言。这就是所谓的“内卷”。

“内卷”虽然是新兴词语，本质仍是“恶性竞争”。竞争固然是人生常态，自从生命孕育之初便已存在。然而，并非所有竞争都是“内卷”。良性的竞争，如赛场角逐、市场博弈，能激发潜力、推动创新、优化资源，带来整体进步。它如同江河奔流，虽有激荡，终归大海。而“内卷”，则是“在有限空间内的无效消耗”，如同漩涡，剧烈旋转却原地踏步，徒耗精力而已。工作与学业中的“内卷”案例，正是这种“漩涡效应”的具体体现。

可叹的是，人生路上，有些人将“内卷”的戏码演得格外卖力。在名利场中争高下，在得失之间耗心神；争得面红耳赤，争得身心俱疲。待到华发丛生、力有不逮时，才觉大限将至，方知该离场了。

细细思量一下，人生确似一场大戏。有人争得高官厚禄，有人争得万贯家财，有人博得显赫声名。然而落幕时分，这些身外之物，一样也带不走。多少“成功”的背影，回望一生征途，眼中未必是满足，或许是满心的茫然：这一生奔波劳碌，所求究竟是什么？曾经视若珍宝的事物，此刻或许只是过眼云烟。

假使真有来世，我愿换个活法。不再戴那沉重面具，不去争那徒增内耗之物。该是我的，终会到来，强求的都是负累。人生如逆旅，行囊过重，步履维艰。

“知足常乐”四个字，世人常挂嘴边，可是真正的践行者又有几何？多是“嫌少不怕多”，如黑瞎子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徒劳一场。名利场中，人人奋勇争先，跑得最快的，反而提前撞上南墙，常常迷失了方向，丢掉了健康。

天地悠悠，人生苦短。争来夺去，倘若争的只是那“内卷”漩涡中的寸土，终究是一场空。不如学那闲云野鹤，随遇而安；效仿那流水落花，顺其自然。饿了便吃，困了便眠，不必珍馐美饌，无需广厦万间。简简单单、清清白白地活出本真，内心安宁，便是人生的大自在。

然而，知易行难。在现实生活的种种压力下，“不争”谈何容易？所谓的“看淡”，绝非躺平，而是明晰边界、懂得取舍；分清何为值得投入的良性竞争，何为徒耗心力的“内卷”漩涡；何为生命必需，何为欲望膨胀。在不得不“争”时，守住底线，护住心神；在可退一步处，学会放下，涵养淡泊。这分寸间的智慧，才是于现实夹缝中觅得自在的法门。

世人多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唯愿我们不必等到谢幕之时，才恍然大悟：一生所争，倘若尽是那无效的内耗，那才是人生最大的虚妄。

人生苦短，何必自寻烦恼？不如在认清现实后，多一分清醒，少一分盲从；多一分从容，少一分焦灼。毕竟，我们都

是向死而生的旅人，何必在途中，让“内卷”的漩涡，过早吞噬了生命的从容与滋味。



望望望
望望望
望望望
望望望
望望望
望望望
望望望
望望望
望望望
望望望

欢迎您的来稿

投稿邮箱：
wanbaofukan
@163.com
请在主题标注
“望海听风”。



潍坊晚报

2025年8月4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陈晨

编辑：鲍涛

美编：王蓓

校对：曾艳